

論 惑 辨 傷 外 內

宋·李 杲 著

人 民 衛 生 出 版 社

內 容 提 要

本书为宋·李杲所著。

“内伤”与“外感”是中医区分疾病原因的两大门类。“内伤”病，主要是饮食不节、疲劳过度等“内因”而引起的；“外感”病，主要是由风、寒等“外邪”而引起的。虽然二者在发病原因是截然不同的，但在发病之际，在症状表现上仍有很多疑似之处。本书就为解决这一问题而编写的，故名“内外伤辨惑论”。

本书共分三卷，对于“内伤”和“外感”两大病类的病因、病状、脉象、治法等问题，从理论到实践都作了详细的分析和说明，使在临症时不致因症状疑似而有所误治。

此外，本书在理论上自始至终贯彻作者所创导的“脾胃论”学说。因此，本书不论是研究治疗“内伤”与“外感”；或者是研究有关“脾胃论”学说的课题，都是一本极有价值的参考书。

内外伤辨惑论

册本：787X1092/32

印张：1 1/4

字数：27 千字

宋·李 杲 著

人 民 卫 生 出 版 社 出 版

(北京期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證出字第〇四六號)

·北京崇文區廣子胡同三十六號·

北 京 市 通 州 区 印 刷 厂 印 刷

新华书店科技发行所发行·各地新华书店经售

第一書號：14048·1955

定 價：0.14 元

1959年 月第1版—第1次印刷

(北京版) 印数：1-5,000

R25
302

序

260 69

仆幼自受难素于易水張元素先生，誦誦既久，稍有所得，中年以来，更事頗多，諸所診治，坦然不惑，曾撰内外伤辨惑論一篇，以証世人用藥之悞。陵谷变迁，忽成老境，神志既惰，懶于語言，此論束之高閣十六年矣。昆侖范尊师曲相奖借，屢以活人为言。謂此书果行，使天下之人，不致夭折，是亦仁人君子济人利物之事。就令著述不已，精力衰耗，书成而死，不愈于无益而生乎。予敬受其言，謹力疾就成之，虽未为完备，聊答尊师慈憫之志。师，宋文正公之后也。丁未岁重九日、东垣老人李杲明之題。

目 錄

卷上.....	1
1) 辨陰証陽証.....	1
2) 辨脈.....	2
3) 辨寒熱.....	3
4) 辨外感八風之邪.....	5
5) 辨手心手背.....	6
6) 辨口鼻.....	6
7) 辨氣少氣盛.....	6
8) 辨頭痛.....	7
9) 辨筋骨四肢.....	7
10) 辨外傷不惡食.....	7
11) 辨渴與不渴.....	8
12) 辨勞役受病表虛不作表實治之.....	8
13) 辨証與中熱頗相似.....	8
卷中.....	9
飲食勞倦論.....	9
補中益氣湯(10) 朱砂安神丸(11)	
四時用藥加減法.....	11
除風濕羌活湯(13) 通氣防風湯(14) 羌活勝濕湯(14)	
升陽順氣湯(14) 升陽補氣湯(15)	
暑傷胃氣論.....	15
清暑益氣湯(15) 參朮調中湯(17) 升陽散火湯(17) 當歸	
補血湯(17) 朱砂涼膈丸(18) 黃連清膈丸(18) 門冬清	
肺飲(18) 人參清鎮丸(18) 皂角化痰丸(18) 白朮和胃	
丸(19)	

2/139/29

肺之脾胃虛方.....	19
升阳益胃湯(19) 双和散(20) 寬中进食丸(20) 厚朴溫中湯(20)	
腎之脾胃虛方.....	20
沉香溫胃丸(20) 神圣复气湯(21)	
卷下.....	23
辨內伤飲食用藥所宜所禁.....	23
易水張先生枳朮丸(26) 橘皮枳朮丸(26) 曲蘖枳朮丸(26) 木香枳朮丸(26) 木香化滯湯(27) 半夏枳朮丸(27) 丁香烂飯丸(27) 草豆蔻丸(27) 三黃枳朮丸(28) 除濕益氣丸(28) 上二黃丸(28) 枳实導滯丸(28) 枳实梔子大黃湯(28) 白朮丸(29) 木香見睨丸(29) 三稜消積丸(29) 备急大黃丸(29) 神应丸(30) 益胃散(30)	
飲食自倍腸胃乃伤分而治之.....	30
論酒客病.....	31
葛花解醒湯(31) 除濕散(31) 五苓散(32)	
臨病制方.....	32
隨時用藥.....	32
吐法宜用辨上部有脉下部无脉.....	33
瓜蒂散(33)	
重明木郁則达之之理.....	34
說形气有余不足当补当泻之理.....	35

內外傷辨惑論卷上

辨陰證陽證

曰甚哉，陰陽之証，不可不詳也。遍觀內經中，所說變化百病，其源皆由喜怒過度，飲食失節，寒溫不適，勞役所傷而然。夫元氣、谷氣、榮氣、清氣、衛氣、生發諸陽上升之氣，此六者，皆飲食入胃，谷氣上行，胃氣之異名，其實一也。既脾胃有傷，則中氣不足，中氣不足，則六腑陽氣，皆絕于外。故經言五臟之氣，已絕于外者，是六腑之元氣病也。氣傷，臟乃病，臟病，則形乃應，是五臟六腑真氣皆不足也。惟陽火獨旺，上乘陽分，故榮衛失守，諸病生焉。其中變化，皆由中氣不足，乃能生變耳。復有脾胃以受勞役之疾，飲食又復失節，耽病日久，事息心安，飽食太甚，病乃大作。概其外傷風寒，六淫客邪，皆有余之病，當瀉不當補。飲食失節，中氣不足之病，當補不當瀉。舉世醫者，皆以飲食失節，勞役所傷，中氣不足，當補之証，訛作外感風寒有余客邪之病，重瀉其表，使榮衛之氣外絕，其死只在旬日之間。所謂差之毫厘，謬以千里，可不詳辨乎。按陰陽應象論云，天之邪氣感，則害人五臟，是八益之邪乃風邪。伤人筋骨，風从上受之，風傷筋，寒傷骨，蓋有形質之物受病也，系在下焦肝腎是也。肝腎者，地之氣。難經解云，肝腎之氣已絕于內，以其肝主筋、腎主骨，故風邪感，則筋骨疼痛，筋骨之絕，則腎肝之本亦絕矣，乃有余之証也。又云，水谷之寒熱感，則害人六腑，是七損之病，乃內傷飲食也。黃帝針經解云，適飲食不節，勞役所傷，濕从下受之，謂脾胃之氣不足，而反下行，極則冲脉之火，逆而上，是无形質之元氣受病也，系在上焦心肺是也。心肺者，天之氣。故難經解云，心肺之氣，

已經于外，以其心主榮，肺主衛，榮者血也，脉者血之府，神之所居也，衛者元氣七神之別名，衛護周身，在于皮毛之間也。

肺絕則皮毛先絕，神无所依，故內傷飲食，則亦惡風寒，是榮衛失守，皮膚間无陽以滋養，不能任風寒也。皮毛之絕，則心肺之本亦絕矣。蓋胃氣不升，元氣不生，无滋養心肺，乃不足之証也。

計受病之人，飲食失節，勞役所傷，因而飽食內傷者極多，外傷者間而有之。世俗不知，往往將元氣不足之証，便作外傷風寒表實之証，而反瀉心肺，是重絕其表也，安得不死乎。

古人所謂實實虛虛，匿殺之耳。若曰不然，請以众人之耳聞目見者証之。

向者壬辰改元，京師戒嚴，迨三月下旬，受敵者凡半月。解圍之后，都人之不受病者，万无一二，既病而死者，繼踵而不絕。都門十有二所，每日各門所送，多者二千，少者不下一千，似此者凡三月，此百万人，豈俱感風寒外傷者耶。

大抵人在圍城中，飲食不節，乃勞役所傷，不待言而知，由其朝飢暮飽，起居不時，寒溫失所，動經三兩月，胃氣亏乏久矣。一旦飽食犬過，感而傷人，而又調治失宜，其死也无疑矣。非惟大梁為然，遠在真祐興定間，如東平，如太原，如鳳翔，解圍之后，病傷而死，无不然者。

余在大梁，凡所親見，有表發者，有以巴豆推之者，有以承氣湯下之者，俄而變結胸發黃，又以陷胸湯丸及茵陳湯下之，无不死者。蓋初非傷寒，以調治差悞，變而似真傷寒之証，皆藥之罪也。

往者不可追，來者猶可及，輒以平生已試之效，著內外傷辨論一篇，推明前哲之余論，歷舉近世之變故，庶几同志者，審其或中，觸類而長之，免后人之橫天耳。

僭易之罪，將何所逃乎。

辨 脉

古人以脉上辨內外傷于人迎、氣口，人迎脉大于氣口為外

伤，气口脉大于人迎为内伤，此辨固是，但其說有所未尽耳。外感风寒，皆有余之証，是从前客邪来也，其病必見于左手，左手主表，乃行阳二十五度。内伤飲食，及飲食不节，劳役不节，皆不足之病也，必見于右手，右手主里，乃行阴二十五度。故外感寒邪，則独左寸人迎脉浮紧，按之洪大，紧者急甚于弦，是足太阳寒水之脉，按之洪大而有力量，中見手少阴心火之脉，丁与壬合，内显洪大，乃伤寒脉也。若外感风邪，則人迎脉緩，而大于气口一倍，或兩倍三倍。内伤飲食，則右寸气口脉，大于人迎一倍，伤之重者，过在少阴則兩倍，太阴則三倍，此内伤飲食之脉。若飲食不节，劳役过甚，則心脉变見于气口，是心火刑肺，其肝木挟心火之勢，亦来薄肺，經云，侮所不胜，寡于畏者是也。故气口脉急大而涩数，时一代而涩也，涩者脉之本脉，代者元气不相接，脾胃不及之脉，洪大而数者，心脉刑肺也，急者肝木挟心火，而反克肺金也。若不甚劳役，惟右关脾脉大而数，謂独大于五脉，数中显緩，时一代也。如飲食不节，寒温失所，則先右关胃脉損弱，甚則隱而不見，惟内显脾脉之大数微緩，时一代也。宿食不消，則独右关脉沉而滑，經云，脉滑者有宿食也。以此辨之，岂不明白易見乎。但恐山野間卒无医著，何以診候，故复說病証以辨之。

辨 寒 熱

外伤寒邪之証，与飲食失节，劳役形質之病，及内伤飲食，俱有寒熱。举世尽将内伤飲食失节劳役不足之病，作外伤寒邪表实有余之証，反泻其表，枉死者岂胜言哉。皆由不別其寒熱耳，今細为分解之。外伤寒邪，发热恶寒，寒熱并作，其熱也，翕翕发热，又为之拂拂发热，发于皮毛之上，如羽毛之拂，明其熱在表也。是寒邪犯高之高者也，皮肤毛腠者，阳之分

也，是卫之元气所滋养之分也，以寒邪乘之，郁遏阳分，阳不得伸，故发热也。其面赤鼻气壅塞不通，心中烦闷，稍似袒裸，露其皮肤，已不能禁其寒矣。其表上虚热，止此而已。其恶寒也，虽重衣下幕，逼近烈火，终不能御其寒，一时一日，增加愈甚，必待传入里作下证乃罢，其寒热齐作，无有间断也。其内伤饮食不节，或劳役所伤，亦有头痛、项强、腰痛，与太阳表证，微有相似，余皆不同，论中辨之矣。内伤不足之病，表上无阳，不能禁风寒也，此则常常有之，其躁热发于肾间者，间而有之，与外中寒邪，略不相似。~~其恶风寒也，盖脾胃不足，荣气下流而乘肾肝，此痿厥气逆之渐也。~~若胃气平常，饮食入胃，其荣气上行，以舒于心肺，以滋养上焦之皮肤腠理之元气也。既下流，其心肺无所禀受，皮肤间无阳，失其荣卫之外护，故阳分皮毛之间虚弱，但见风见寒，或居阴寒处，无日阳处，便恶之也。此常常有之，无间断者也。但避风寒及温暖处，或添衣，盖温养其皮肤，所恶风寒，便不见矣。是热也，非表伤寒邪皮毛间发热也，乃肾间受脾胃下流之湿气，闭塞其下，致阴火上升，作蒸蒸而躁热，上彻头顶，傍彻皮毛，浑身躁操作，须待袒衣露居近寒凉处即已。或热极而汗出，而亦解，彼外伤恶寒发热，岂有汗出者乎？若得汗则病愈矣，以此辨之，岂不如黑白之易见乎。当内虚而伤之者，躁热也，或因口吸风寒之气，郁其阴火，使咽膈不通，其吸入之气欲入，为膈上冲脉之火所拒，使阴气不得入，其胸中之气，为外风寒所遏，而不得伸，令人口开目瞪，极则声发于外，气不能上下，塞于咽中而气欲绝。又或因噤、因嘔、因吐而躁热发，必有所因，方有此证，其表虚恶风寒之证复见矣。表虚之弱，为阴火所乘，躁发须臾而过，其表虚无阳，不任风寒复见矣。是表虚无阳，常常有之，其躁热则间而有之，此二者不齐，躁作寒已，寒作躁已，非如外伤之寒热齐

作，无有間斷也。百病俱有身熱，又謂之肌熱，又謂之皮膚間熱，以手捫之方知者是也，乃肌体有形之熱也，亦須皆待陰陽既和，汗出則愈矣，慎不可于此上辨之，以其虛實內外病皆有之，故難辨耳。只依此說，病人自覺發熱惡寒之熱，及躁作之熱上辨之，為準則矣。

辨外感八風之邪

或有飲食勞役所傷之重者，三二日間，特與外傷者相似，其餘証有特異名者，若不將兩証，重別分解，猶恐將內傷不足之証，誤作有余外感風邪。雖辭理有重複處，但欲病者易辨，医者易治耳。

外感八風之邪，乃有余証也。內傷飲食不節，勞役所傷，皆不足之病也。其內傷亦惡風自汗，若在溫暖無風處，則不惡矣，與外傷鼻流清涕，頭痛，自汗頗相似，細分之特異耳。外感風邪，其惡風自汗，頭痛鼻流清涕，常常有之，一日一時，增加愈甚，直至傳入里作下証乃罷，語聲重濁，高厉有力，鼻息壅塞而不通，能食腹中和，口知味，大小便如常，筋骨疼痛，不能動搖，便著床枕，非扶不起。其內傷與飲食不節，勞役所傷，然亦惡風，居露地中，遇大漫風起，却不惡也，惟門窗隙中，些小賊風來，必大惡也，與傷風傷寒俱不同矣。況鼻流清涕，頭痛自汗，間而有之，鼻中氣短，少氣不足以息，語則氣短而怯弱，妨食或食不下，或不飲食，三者互有之，腹中不和，或腹中急而不能伸，口不知五谷之味，小便頻數而不渴，初勞役得病，食少小便赤黃，大便常難，或澀或結，或虛坐，只見些小白膿，時有下氣，或泄黃如糜，或澹泄色白，或結而不通，若心下痞，或胸中閉塞，如刀割之痛，二者亦互作，不并出也。有時胃脘脅心而痛，上支兩脇痛，必臍下相火之勢，如巨川之水，不可遏而上行，使陽

明之經逆行，亂于胸中，其氣無止息，甚則高喘，熱傷元氣，令四肢不收，無氣以動而懶倦嗜卧，以其外感風寒，俱無此証，故易為分辨耳。

辨手心手背

內傷及勞役飲食不節病，手心熱，手背不熱。外傷風寒，則手背熱，手心不熱，此辨至甚皎然。

辨口鼻

若飲食勞役所傷，其外証在口，必口失谷味，必腹中不和，必不欲言，縱勉強對答，聲必怯弱，口沃沫多唾，鼻中清涕，或有或無，即陰証也。外傷風寒，則其外証必顯在鼻，鼻氣不利，聲重濁不清利，其言壅塞盛有力，而口中必和，傷寒則面赤鼻壅塞而干，傷風則鼻流清涕而已。內經云，鼻者肺之候。肺氣通于天，外傷風寒，則為之不利。口者坤土也，脾氣通于口，飲食失節，勞役所傷，口不知谷味，亦不知五味。又云，傷食惡食。傷食明矣。

辨氣少氣盛

外傷風寒者，故其氣壅盛而有余，內傷飲食勞役者，其口鼻中，皆氣短促不足以息。何以分之，蓋外傷風寒者，心肺元氣初無減損，又添邪氣助之，使鼻氣壅塞不利，面赤不通，其鼻中氣不能出，并從口出，但發一言，必前輕而后重，其言高，其聲壯厉而有力，是傷寒則鼻干無涕，面壅色赤，其言前輕后重，其聲壯厉而有力者，乃有余之驗也。傷風則決然鼻流清涕，其聲啞，其言响，如從瓮中出，亦前輕而后重，高揭而有力，皆氣盛有余之驗也。內傷飲食勞役者，心肺之氣先損，為熱所傷，

熱既傷氣，四肢無力以動，故口鼻中皆短氣少氣，上喘懶語，人有所問，十不欲對其一，縱勉強答之，其氣亦怯，其聲亦低，是其氣短少不足之驗也。明白如此，雖婦人女子，亦能辨之，豈有醫者反不能辨之乎。

辨頭痛

內証頭痛，有時而作，有時而止，外証頭痛，常常有之，直須傳入里實方罷，此又內外証之不同者也。

辨筋骨四肢

內傷等病，是心肺之氣，已絕于外，必怠惰嗜臥，四肢沉困不收，此乃熱傷元氣，脾主四肢，既為熱所乘，無氣以動。經云，熱傷氣。又云，熱則骨消筋緩。此之謂也。若外傷風寒，是腎肝之氣，已絕于內，腎主骨為寒，肝主筋為風，自古腎肝之病同一治，以其連相維持也。故經言胆主筋，膀胱主骨是也。或中風，或傷寒，得病之日，便着床枕，非扶不起，筋骨為之疼痛，不能動搖，乃形質之傷。經云，寒傷形。又云，寒則筋攣骨痛。此之謂也。

辨外傷不惡食

若勞役、飲食失節，寒溫不適，此三者皆惡食。仲景傷寒論云，中風能食，傷寒不能食。二者皆口中和而不惡食，若勞役所傷，及飲食失節，寒溫不適，三者俱惡食，口不知五味，亦不知五谷之味，只此一辨，足以分內外有余不足二証也。傷寒証雖不能食，而不惡食，口中和知五味，亦知谷味，蓋無內証，則心氣和脾氣通，知五谷之味矣。

辨渴与不渴

外感风寒之邪，三日已外，谷消水去，邪气传里，始有渴也。内伤饮食失节，劳役久病者，必不渴，是邪气在血脉中，有余故也。初劳役形质，饮食失节，伤之重者，必有渴，以其心火熾，上克于肺金，故渴也，又当以此辨之。虽渴欲饮冷水者，当徐徐少与之，不可纵意而饮，恐水多峻下，则胃气愈弱，轻则为胀，重则传变诸疾，必反复闷乱，百脉不安，夜加增剧，不得安卧，不可不预度也。

辨劳役受病表虚不作表实治之

或因劳役动作，肾间阴火沸腾，事闲之际，或于阴凉处解脱衣裳，更有新沐浴于背阴处坐卧，其阴火下行，还归肾间，皮肤腠理极虚无阳。但风来为寒凉所遏，表虚不任其风寒，自引外感风寒，求医解表，以重绝元气，取祸如反掌。苟幸而免者，致虚劳气血皆弱，不能完复。且表虚之人，为风寒所遏，亦是虚邪犯表，始病一二日之间，特与外中贼邪有余之证，颇相似处，故致疑惑。请医者只于气少、气盛上辨之，其外伤贼邪，必语声前轻后重，高厉而有力。若是劳役所伤，饮食不节，表虚不足之病，必短气气促，上气高端懒语，其声困弱而无力，至易见也。若毫厘之误，则千里之謬。已上者辨证，别有治法用药正论，故作此说，分解于后。

辨证与中热颇相似

复有一节，乘天气大热之时，在于路途中劳役得之，或在田野间劳形得之，更或有身体薄弱，食少劳役过甚，又有修善斋之人，胃气久虚，而因劳役得之者，皆与阳明中热白虎汤

証相似。必肌体捫摸之壯熱，必躁熱悶亂，亢惡熱，渴而飲水，以勞役過甚之故，亦身疼痛，始受病之時，特與中熱外得有余之証相似。若誤與白虎湯，旬日必死。此証脾胃大虛，元氣不足，口鼻中氣，皆短促而上喘，至日轉以後，是陽明得時之際，病必少減。若是外中熱之病，必到日晡之際，大作譫語，其熱增加，大渴飲水，煩悶不止。其勞役不足者，皆無此証，尤易為分解。若有難決疑似之証，必當待一二日，求醫治療，必不至錯誤矣。

內外傷辨惑論卷中

飲食勞倦論

古之至人，究于陰陽之化，究乎生死之際，所著內經，悉言人以胃氣為本。蓋人受水谷之氣以生，所謂清氣、榮氣、衛氣、春升之氣，皆胃氣之別稱也。夫胃為水谷之海，飲食入胃，游溢精氣，上輸于脾，脾氣散精，上歸于肺，通調水道，下輸膀胱，水精四布，五經并行，合于四時五臟陰陽，揆度以為常也。苟飲食失節，寒溫不適，則脾胃乃傷，喜怒憂恐，勞役過度，而損耗元氣。既脾胃虛衰，元氣不足，而心火獨盛。心火者，陽火也，起于下焦，其系系于心，心不主令，相火代之，相火下焦包絡之火，元氣之賊也。火與元氣不能兩立，一勝則一負，脾胃氣虛，則下流于腎肝，陰火得以乘其土位。故脾胃之証，始得之，則氣高而喘，身熱而煩，其脈洪大而頭痛，或渴不止，皮膚不任風寒，而生寒熱。蓋陰火上沖，則氣高而喘，身煩熱，為頭痛，為渴，而脈洪大，脾胃之氣下流，使谷氣不得升浮，是生長之令不行，則無陽以護，其榮衛不任風寒，乃生寒熱，皆脾胃之氣不足所致也。然而與外感風寒所得之証頗同而理異，內傷

脾胃，乃伤其气，外感风寒，乃伤其形。伤外为有余，有余者泻之，伤内为不足，不足者补之。汗之、下之、吐之、克之，皆泻也。温之、和之、调之、养之，皆补也。内伤不足之病，苟误认作外感有余之病，而反泻之，则虚其虚也。难经云，实实虚虚，损不足而益有余，如此死者，医杀之耳。然则奈何，曰，惟当以甘温之剂，补其中升其阳，甘寒以泻其火则愈。内经曰，劳者温之，损者温之。盖温能除大热，大忌苦寒之药，泻胃土耳，今立补中益气汤。

补中益气汤

黄耆劳役病热甚者一钱 人参去芦 甘草炙以上各五分 升麻 柴胡 橘皮 当归身酒洗 白朮以上各三分

右件咬咀，都作一服。水二盏，煎至一盏去渣，早饭后温服。如伤之重者二服而愈，量轻重治之。

立方本指 夫脾胃虚者，因饮食劳倦，心火亢甚，而乘其土位，其次肺气受邪，须用黄耆最多，人参甘草次之。脾胃一虚，肺气先绝，故用黄耆以益皮毛而闭腠理，不令自汗，损其元气，上喘气短，人参以补之，心火乘脾，须炙甘草之甘，以泻火热，而补脾胃中元气。若脾胃急痛并太虚，腹中急缩者，宜多用之。经云，急者缓之。白朮苦甘温，除胃中热，利腰脐间血。胃中清气在下，必加升麻、柴胡以引之，引黄耆、甘草甘温之气味上升，能补卫气之散解，而实其表也。又缓带脉之缩急，二味苦平，味之薄者，阴中之阳，引清气上升也。气乱于胸中，为清浊相干，用去白陈皮以理之，又能助阳气上升，以散滞气，助诸甘辛为用。口干咽干加干葛，脾胃气虚，不能升浮，为阴火伤其生发之气，荣血大亏，荣气不营，阴火熾盛，是血中伏火日渐煎熬，血气日减，心包与心主血，血减则心无所养，致使心乱而烦，病名曰怔忡。恍者，心惑而烦闷不安也，故加辛甘微

溫之劑生陽氣，陽生則陰長。或曰，甘溫何能生血。曰，仲景之法，血虛以人參補之，陽旺則能生陰血，更以當歸和之，少加黃蘗，以救腎水，能瀉陰中之伏火。如煩躁不止，少加生地黃補腎水，水旺而心火自降。如氣浮心亂，以朱砂安神丸鎮固之則愈。

朱砂安神丸

朱砂五錢另研水飛為衣 甘草五錢五分 黃連去須淨酒洗六錢 當歸去蘖二錢五分 生地黃一錢五分

內經曰，熱淫所勝，治以甘寒，以苦瀉之。以黃連之苦寒，去心煩除濕熱為君，以甘草、生地黃之甘寒，瀉火補氣滋生陰血為臣，以當歸補其血不足，朱砂納浮瀄之火而安神明也。

右件除朱砂外，四味共為細末，湯浸蒸餅為丸，如黍米大，以朱砂為衣。每服十五丸，或二十丸，津唾咽下食后，或溫水涼水少許送下亦得，此近而奇偶制之緩也。

四時用藥加減法

內經曰，胃為水谷之海。又云，腸胃為市，無物不包，無物不入，寒熱溫涼皆有之。其為病也不一，故隨時証。于補中益氣湯中，權立四時加減法于后。

以手捫之而肌表熱者，表証也。只服補中益氣湯一、二服，得微汗則已，非正發汗，乃陰陽氣和，自然汗出也。

若更煩亂，如腹中或周身有刺痛，皆血滯不足，加當歸身五分或一錢。

如精神短少，加人參五分，五味子二十個。

頭痛，加蔓荊子三分，痛甚加川芎五分。

頂痛腦痛，加藁本五分，細辛三分，頭痛并用此四味足矣。

如頭痛有痰，沉重懶倦者，乃太陰痰厥頭痛，加半夏五分，生薑三分。

耳鳴目黃，頰頰腫，頸肩膈肘臂外后廉痛，面赤脈洪大者，以羌活一錢 防風、藁本以上各七分 甘草五分，通其經血。加黃芩、黃連以上各三分 消其腫。人參五分 黃耆七分，益元氣而瀉火邪。另作一服與之。

噤痛頰腫，脈洪大面赤者，加黃芩、甘草以上各三分 桔梗七分。

口干噤干者，加葛根五分，升引胃氣上行以潤之。

如夏月咳嗽者，加五味子二十五个 麥門冬去心五分。

如冬月咳嗽，加不去根節麻黃五分。

如秋涼亦加。

如春月天溫，只加佛耳草、款冬花以上各五分。

若久病痰嗽，肺中伏火，去人參，以防痰嗽增益耳。食不下，乃胸中胃上有寒，或氣滯滯，加青皮、木香以上各三分 陳皮五分。此三味為定法。

如冬月，加益智仁、草豆蔻仁以上各五分。

如夏月，少加黃芩、黃連以上各五分。

如秋月，加檳榔、草豆蔻、白豆蔻、縮砂以上各五分。

如春初猶寒，少加辛熱之劑，以補春氣之不足，為風藥之佐，益智、草豆蔻可也。

心下痞奔悶者，加芍藥、黃連以上各一錢。

如痞腹脹，加枳實、木香、縮砂仁以上各三分，厚朴七分。如天寒，少加干姜或中桂桂心也。

心下痞覺中寒，加附子、黃連以上各一錢，不能食而心下痞，加生薑、陳皮以上各一錢，能食而心下痞，加黃連五分 枳實三分，脈緩有痰而痞，加半夏、黃連以上各一錢，脈弦四肢滿便難，而心下痞，加黃連五分 柴胡七分 甘草三分。

腹中痛者，加白芍藥五分 甘草三分，如惡寒覺冷痛，加中桂五分。